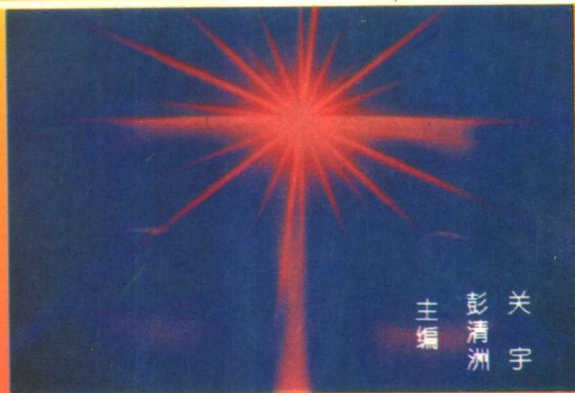


警世钟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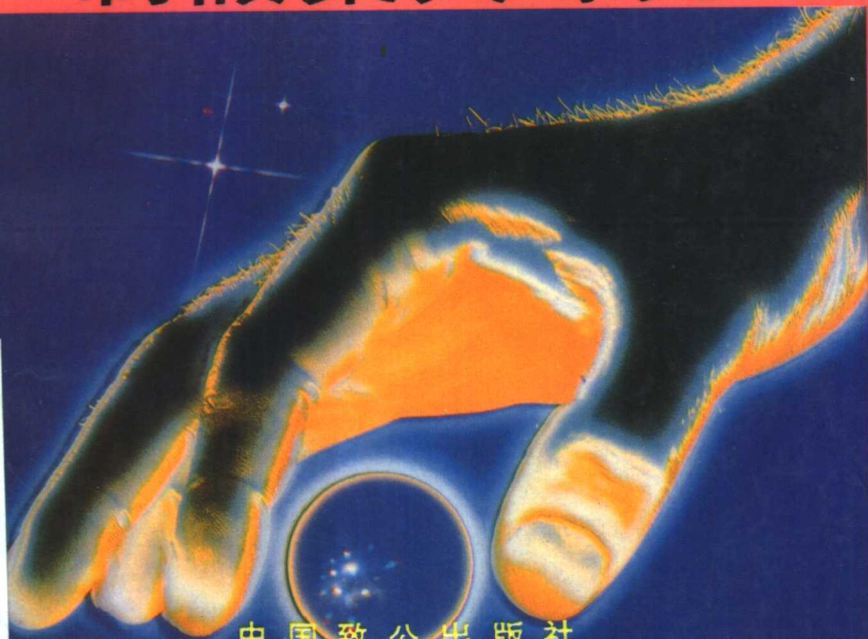
警世钟丛书

警世钟丛书



主编 彭清洲 关宇

阳光下的罪恶 制假案大曝光



中国致公出版社

警世钟丛书

阳光下的罪恶

关 于 1981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致公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6 号

“警世钟”丛书编委会

主 编：牛旭光

副主编：李法宝 郑 宪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牛旭光 李仁质 李法宝 张克敏

郑 宪 徐立志 彭清洲 董耀鹏

*

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邮编：100810)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75 字数：135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00 册

ISBN 7-80096-040-4/D·3 (G)

定价：4.20 元

目 录

第一篇	生命，人只有一次.....	(1)
	周口假药案实录.....	(1)
	看不见的黑手.....	(12)
	金钱铺就“致富路”.....	(22)
	带血迹的针头.....	(31)
	“假药王”伏法记.....	(34)
	“假药村”的覆灭.....	(37)
	伪“卧龙”借尸还魂.....	(40)
	登峰造极的假药集散地.....	(41)
第二篇	大地的呻吟.....	(45)
	良种基地的罪恶.....	(45)
	大地作证.....	(56)
	假“哈白兔”骗农记.....	(58)
	“拌种灵”不灵.....	(60)
	倒流的假化肥.....	(61)
第三篇	食的忧虑.....	(64)
	1+1 等于 1 的故事.....	(64)
	误区.....	(72)
	劣质食品的祸害.....	(78)
	截获“老母猪”.....	(82)
	水患泱泱.....	(83)

	作恶的出租屋	(84)
	“双桥”味精的呐喊	(85)
	历尽劫难的“娃哈哈”	(88)
第四篇	烟酒烟酒，值得研究	(90)
	山那边的枪声	(90)
	坟墓自掘	(102)
	值钱的空酒瓶	(113)
	甲醇兑酒害死人	(115)
	速战速决的歼灭战	(117)
第五篇	钱哪，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119)
	挡不住的诱惑	(119)
	三个造币专家的黄金梦	(130)
	破天了的发财梦	(134)
第六篇	用的惊悚	(137)
	穿衣戴帽的担心	(137)
	“带”回家的危险品	(139)
	蒙人的蒙妮坦换肤	(140)
	一辆客车与一条生命	(143)
	假“双猫”遇上“猫头鹰”	(149)
	假“凤”欺真“凤”	(150)
结束篇	“上帝”的期望	(152)
	“上帝”的呼唤	(152)
	法的诞生	(155)
	做真正的“上帝”	(156)
	法的真正到位	(158)
附录	(162)

第一篇

生命，人只有一次

周口假药案实录

1993年10月15日，河南省沈丘县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造销售假药案终于宣判了，王志强等十三名罪犯分别受到了法律制裁。至此，这起1993年初暴露出来的轰动全国的特大假药案终于降下了帷幕。然而，此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沉重的。

王志强何许人也

这起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假药案的头号人物王志强——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厂长，确实聪明绝顶，遗憾的是用的不是地方。他1974年入伍，1977年入党，升任到连级副政治指导员。在部队先后三次受到处分：1980年王志强带19名战士去郑州集训期间，他私自回家，将集训期间的生活保障用品开回家，倒运石灰、粉皮，获利140多元。因此被处严重警告处分。1983

年，王志强利用连队与地方共建文明活动的机会，假借部队名义，两次购买钢材5吨，转手倒卖，从中牟利被撤去副指导员职务。1984年，王志强与驻地附近一女工勾搭成奸，并进行计划外生育，被开除党籍。

这个被开除党籍的转业军人办起了兽药厂。生产兽药利润低，其资金、设备、技术，根本无法与人竞争。从建厂那天起，王志强就没有准备生产真药。

王志强自然知道，制售假药是一种罪恶，要受法律惩罚的。为了给制售假药披上合法的外衣，给药厂涂上迷人的光彩，王志强大量制造谎言。

王志强拍着胸脯向领导保证：“我的药不会是假的”，“我不能砸了我的‘志强’牌牌子。”1990年，丰岗、丰县举报，王志强称“该药不是我们厂生产的”，瞒过了县里、省里乃至中央的有关部门。

据统计，王志强和他的兽药厂有荣誉称号23个，有县里的，有地区的，还有省里的。然而，这些荣誉称号，王志强直接伪造的就有8个，其它的也是靠假材料、弄虚作假搞来的。

这个被部队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王志强，为了给自己涂上光彩，1990年2月又私刻公章，伪造部队撤销处分的公文，堂而皇之地上报县人事局。

凭着谎言和欺骗，王志强多次受到表扬，成了“具有开拓精神”的风云人物。

如此药厂

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1986年由王志强一手办起，最初是个与外地联营的小药厂。1987年，与外地联营关系破裂，改为现名。

这个兽药厂从1986年——1992年8月，在王志强的策划、组织下，由副厂长郭新灵参与或指挥，在生产片剂时不加药粉，以淀粉、滑石粉制成颗粒，只在压片时根据不同销售对象，或不加药粉，或加微量、少量药粉。为了增加药片的苦味，他们指使工人乱加氯霉素、黄连素、氯奎药粉，然后摊在马路上晾晒，用煤火烘干。针剂生产不按规定投料，或根本不投料，只装入自来水。有时低价购买其它厂家次品，重新包装后出售。

王志强的兽药厂设备简陋，既无防腐防尘设备，也无隔离措施；既没有烘干设备，也没有蒸馏处理设备。按国家规定，药厂至少要有药剂师，可这个厂连药士都没有，除王志强、郭新灵为国家正式职工，其余都是临时招来的，根本不具备生产兽药的基本条件。然而，王、郭等人竟兽用药品、人用药品一齐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在“药品”中少加或不加药粉。这些药品的服用结果简直就是灾难！不少人服用了这个厂的药，非但病情不能缓解，反而延误了治疗，加重了病情。1987年，安徽省阜阳县一中学生服用了这个厂生产的土霉素后，导致病情加重。兽用药的效果更是如此。1991年，安徽肥西县养鸡专业户叶某，购买该厂生产的土霉素片用于鸡瘟病防治，结果延误治疗，700多只鸡全部死去。

这个“创业”之初仅有四个人、四千元资金的小厂，经过六年多的非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效益”不断翻番。虽然该厂帐目已被烧毁，已查证属实的非法经营额就达230万元。有关人士称，这只占全部经营额的1/5，从被告人王志强、郭新灵家中搜出的所谓“公款”就有199万之多。案发时，一座以“二胺”工程为标志的现代化制药厂正在这里建设。

制售假药的巨额利润使沈丘县乃至周口地区的有关领导曾感到光荣，他们为贫困地区出现这样一个“艰苦创业”的企业

而庆幸。随着假药案的曝光，王志强被推上了审判席灾难也随之向周口乃至河南扑来。这里的企业，有的被中止合同，有的被拒付货款，产品的销售、利润都明显下降。在订货会上，河南产品备受冷落，甚至出现了“周口产品免谈”的牌子。

推销有“方”，垄断制假行业

1988年12月份，周口地区太康县城郊乡兽医站接到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按合同送来的170件兽药。卸车时，兽药站的保管员发现包装极不规则，产生了怀疑。

“别卸了，先检查一下”，管理保员王西堂说。拿出一支针剂对着太阳一看，很混浊；尝一下，不苦，没有一点药味，把葡萄糖滴进去，没有通常的油质反应。“你们的药有问题，必须送到地区药检所化验！若是真药就付钱，是假的就退货！”

送药人飞速回到药厂向王志强报告。第二天早上，一名武警、一名民警，带着手枪，一脚踢开兽医站会计梁得志的家门。正在熟睡的梁得志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手铐已铐到了他的手上，被推推搡搡的带走了。梁的妻子被吓呆了，哭着跑到姨夫李洪钧家（李是太康县农委副主任）。李即和王西堂乘车赶赴沈丘。

药厂两个把门人一着公安服，一着武警服，得知二人来自太康，武警猛地把手拷摔在桌上，高声喝道：“王西堂来了没有？”王西堂一看这架式哪敢自报家门？只好谎称没来。

李洪钧见这形势，赶紧拿出自己的工作证，他们一看是县农委付主任，才让他坐下，递上了一杯水。而另一人则把王西堂叫出去：“回去拿一万元来！拿来就放人。”

李洪均被扣期间，曾和厂护卫队员有这么一段对话：“你们把我当人质，这么干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我们药厂是公

安局办的，公安局长是我们厂长的舅舅！”

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虚弱的李洪钧支撑不住了。药厂也决定放他，很宽大地对他说：“不用交一万元了，交六千元就行。”

李洪钧回去后把情况向兽医站说了。站长黄东端只好乖乖地送去了六千元。黄被告知：“一千元为公安人员提成费，其余的是药款。”黄壮着胆子问公安人员：“生产假药你们不制止，我们不接受他们的假药却受制裁，这是什么道理？”答：“我们不管真药还是假药。”

另一个镜头：1989年5月，湖北黄冈地区兽药械公司从兽药厂购进庆大霉素、磺胺嘧啶百件，销售给该地区一种畜公司。用户普遍反映没有疗效。黄冈地区兽药械公司多次给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但对方不予理睬。

1989年11月24日，黄冈地区药检员梅某、黄冈地区兽药械公司秦某和安徽阜阳市医药批发部黄某一行人来到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厂供销科长说：“这事等厂长上班后再说，我不清楚，你们的药可能是我们生产的，也可能不是我们生产的。”

他们在厂区外转悠时，发现该厂倒碎玻璃瓶处有批号为880527的磺胺嘧啶与他们进的货相符。药检员梅某捡了两支准备拿回去给供销科长看。快进厂门时，十几个年轻人一哄而上对梅某一顿殴打；接着，秦某、黄某也遭毒打。梅某指着自配戴的“中国兽药监督员”字样的制服对他们说：“我们进厂是调查情况和解决问题的，你们打人是违法的。”一名身着警服的年轻人得意地说：“是执法人员也要打，看你还敢不敢说我们厂生产假药。”

随后，梅某和秦某被推入厂内，黄被拒之门外，并锁上了铁门。自称是保卫人员的小伙子，将梅某关进一间小屋里，扣押了他的兽药监督员证，并逼他们写来药厂无理取闹的交待材

料，他们不肯写。王志强等就指使别人捏造材料，强迫他们签字，按指纹。

这就是王志强行之有效的推销术。他以为公安局能做他的坚强后盾，自是有恃无恐。兽药厂有武警站岗，除夕夜，公安干警为王志强家守夜；王志强的“桑塔纳”是以警车名义上的牌照，装有警灯……

我们再看看王志强是怎样击败其他制假对手，成为这一行业的佼佼者的：

安徽有个个体户关某，长期帮助王志强推销假药，后王志强得知这小子也帮助其他人推销假药，王便着警服、佩枪支，坐着装有警灯的“桑塔纳”，赴安徽将关某抓进了药厂。

孙氏姐弟曾帮助王志强推销假药，后另起炉灶单干，王志强便同该县公安机关一起，端掉了“二孙”的地下工厂，称“二孙”冒用兽药厂名义私刻公章，私开发票，制造假药。刹那间，第一兽药厂成了受害者和打假的正面典型。

王志强有的是黑招：假冒他人商标，把制假恶名引向别人；事发后让个人承担责任，厂里予以补偿；或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产品；或以“药检期已过”为由，概不承担责任。

一时间，王志强成为这里制假行业的佼佼者，垄断了制售假药业，在“市场竞争”中他获胜了。

艰难的查处

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在当地是个公开的秘密，人人皆知。群众对第一兽药厂的举报从未停止过，方方面面对兽药厂的调查也从未间断过，案发前调查达10次之多，但都未能及早制止罪恶的黑手。

1989年10月，群众举报说，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生产假

药。县卫生局迅速组成了调查组突然进厂，对该厂的生产、库存的药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人用“硫酸庆大霉素”标签上印着“开封制药厂生产”。

他们当即要拿出来化验，王志强说，你们不用化验，那里面没有药的成份，因为这是试生产。“试生产为什么上小包装、大包装？”“要试就试到底，从始到终嘛！”王志强振振有辞。

第二天，王志强的父亲找到当时的县长，说调查组的人到工厂乱搜，连女工宿舍都搜查。两天后，县卫生局给县政府打了报告，并当面向县长汇报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县长不以为然地说，一个药厂刚创办，不容易，就算了吧！非法所得也不收了！这事就这么压下来了。

1990年初，农业部同时接到湖北黄冈地区及江苏丰县的举报，指控第一兽药厂生产、销售假药。农业部责成河南省农牧厅调查处理此事，并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进京听取两地同志反映情况。

为此王志强、郭新灵一起捏造了一个看上去天衣无缝的骗局。

他们称，送药到丰县的尹邦江不是从周口第一兽药厂拉的药，而是从该县一个叫吴大军那里买来的；而吴大军又是从一名叫李剑华的在逃假药贩子那里买来的。并编造了提审尹邦江、吴大军的审讯笔录。

这就成了一个无头案。

而对黄冈一案，他们则称尽管黄冈反映的情况漏洞百出，还是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查遍了，也没有查出真实的举报单位，黄冈地区提供的一张发票，也不是兽药厂会计张晕的签字。像是黄冈方在无理取闹，兽药厂受了天大的冤枉。

就这样一个编造捏合出来的所谓调查报告，被盖上“沈丘

县人民政府”的大印送交到了省农牧厅。

报告的结论是：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从未制售过假药。并在结尾处写道：我们感到这次假药事件，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在经济上、声誉上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应该为其恢复名誉，以正视听。

1991年1月，兽药厂的李金广在安徽阜阳销售假药时被当地有关部门扣留。当地工商局派马学林、李广庆前往沈丘县调查。见了县农委副主任赵某，谈了此事。

赵某知口否认：“这不可能，肯定不是李金广。大年三十他还到我家要车来着，怎么可能在节前被扣住了呢？”

3月，马学林、李广庆到阜阳市。经阜阳市政法委书记签字之后，来到地区公安处让人拍了李金广的照片。回到沈丘，让药厂的人辨认，证实此人就是兽药厂的李金广。第二天上午，把照片拿给赵某看，“这真是李金广，我原来看错人了！”赵某不紧不慢地说了句，毫无愧色。

1992年1月，药厂有一车假药在河南安阳文峰区被扣，运药的陈金龙跑掉，但留在车上的黑兜子里有他的工作证，证明他是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的人。

文峰地区检察院两次传法人代表王志强前来处理此案，王志强一时想不出妥当的处理办法，便不去理睬。

后来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与县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合伙捏造了陈金龙已于1991年10月被兽药厂开除的假证明，并由这位副检察长带领一名检察员，由药厂派人陪同前往文峰区检察院：1. 出示伪证，证明陈金龙早被药厂开除，他的行为与兽药厂没有任何关系；2. 要求把此案移送沈丘县检察院处理。……

王志强和他的包庇者们就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次次对付各方面的调查，总是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是，他是

否想过，自己的日子还长吗？

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

1992年8月，一封举报信投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几天之后，这封信转给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

李长春同志：公安部办公厅转来沈丘县8人来信一件，反映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自1985年以来连年制售人用、兽用假药，以低于国家牌价30%的价格销往外地，从中牟取暴利。现将原信送上，请批阅。

李长春立即给周口地区地委书记王明义指示：1. 对制售假药者坚决查处；2. 注意保护举报人；3. 结果报我。

8月24日，地委书记王明义批示：由一名副专员牵头，由公安局、技术监督局、工商局、打假办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认真查处。不久，根据调查组掌握的兽药厂制售假药的证据，决定收审兽药厂主犯王志强及其父亲王学坤等五名重大嫌疑人员。

北京，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接到一封同样的举报信。9月12日，由监察部、工商局、卫生部、医药管理局、技术监督局、公安部六大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成立。9月22日，联合调查组一行13人开赴河南。河南省各部门19人的联合调查组也随之成立。两个调查组合并后于10月12日开赴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所在的沈丘县。

中央、省联合调查组汇成一个“大联合”。

解放以来全国最大的假药案终于到了该揭幕的时候了。

联合调查组进驻沈丘之后，立即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工作。奇怪的是往日戒备森严的兽药厂竟冷冷清清，工厂的仓库空空荡荡，所有的假药不翼而飞；药厂的所有帐目都不复存在。事情

越蹊跷，调查组的同志们心里越有底：这里面肯定有名堂！成批的药不可能一下子转移出去，肯定藏在了什么地方。经一药厂工人指点，果然在厂区一个石灰池下挖出了4.2吨假药和13麻袋假商标。调查组深入查访，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李金广自首了，这个曾在安徽销售假药被扣留过的兽药厂推销员，在政策感召和良心的谴责下，揭发说他在阜阳被扣的那车假药是从药厂仓库里拉出来的。这成为拘捕王志强的依据。但地区公安部门只同意逮捕郭新灵，不同意逮捕王志强。

调查组负责人、国家监察部的杨伟民同志针对地区公安部门的態度，严肃指出：“王志强作为主犯之一，既有持枪嫌疑，又有车，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很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调查组无法采取其它措施，负不了这个责；地委行署也无法采取其它措施，也负不了这个责，所以，归结到一点，公安部门必须承担责任。”

这是1992年10月24日。下午，地委书记王明义参加十四大回到周口。听取汇报后当即拍板：收审王志强。

至此，案情已基本清楚，地委书记王明义感慨地说：如果当初不立刻收审王志强，王志强得知郭新灵被捕，一定逃跑，那后果就严重了。

兽药厂的帐本已被王志强、郭新灵烧毁，并在他们的授意下，安排三个工人写了帐本在8月31日被砸厂房、设备的农民烧毁的假材料，交给了工作组，给本案查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烧毁账本最终也无法掩盖他们的罪行，法律必将现出它公正、威严的本来面目。

深深的思考

当地群众对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各种举报也从未停止过。然而王志强及其兽药厂却长期未被查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地一些部门的主要领导的袒护包庇。王志强在当地利用金钱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其结果是：一方面举报信连续不断，另一方面，一项项桂冠不断加顶：1990年2月，该厂被省农牧厅授予先进单位；1990年2月地区农牧局授予先进单位；1991年，县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1990年6月，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授予特级信用企业。王志强也不断捞取个人荣誉；1989年，县委县政府评他为先进工作者；1990年，县农业局评他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4月，荣获县五一劳动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县打假办正在调查药厂生产假冒安乃近之事。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 农委向县委、县政府打报告，要提拔 [] 消息被农业局获悉，在5天之内农业 [] 要提王志强当农业局副局长。就在199 [] 他的犯罪活动期间，王志强还真当上 [] 他还是副县长的主要候选人。

“有钱能使 [] 王志强 [] 地对人这样说过：“现在是金钱社会，有钱就有一切，死罪 [] 买成无罪。”王志强本身是一颗罪恶的种子，但这颗种子发芽、生长是因为它有温湿适度的土壤啊！

王志强在狱中给杨伟民写了一封信，除了忏悔自己的罪行，还发出如下感慨：

杨司长，由于你的到来，我从县里的红人变成了囚犯，也许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再见到你了，也许，不久我就会被杀头了，但我一点也不恨你，我对你表示由衷的敬佩。你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沈丘，顶住了各个方面的压力，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展开

调查工作。我听说，你为了使“二胺”工程能够顺利建成，还亲自到武汉制药厂说明情况，说服对方打消顾虑，继续搞好联营。听到这些，我都流泪了。杨同志，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像你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干部。你完全出于公心，没有私利。我身边的那些干部要是象你一样该有多好啊！那些人，不给他们利益，什么事也不办；武汉来人谈联营的事，为了让他们陪客人吃吃饭都得打点。杨司长，如果我们县里的某些干部象你这样无私，有一点共产党员的觉悟，我不会到今天了。你才是真正爱护我，他们只是利用我，我被他们害了呀！

.....

信写得很长，求生的欲望使他不能不为自己开脱，但透过这些，结合已查清的案件事实，不也很能说明问题吗？

第九 泪

解金海在他那方圆十几里小有名气。不是说他身残志坚敢学人家张海迪，而是他的精明敢干。乡亲们常背后嘀咕他：“这小子要是有条好腿，不定闯到哪儿去了！”

精明这东西你测不来有多少，可解金海拐着一条腿在极重体力的负荷下，娶妻生子愣是一样没耽误。而且，还开了个小饭馆，开着个小三轮跟正常人一样。

解金海三代单传。其妻贤惠，为了下一代什么药都敢吃，结